

进退舍得

冷成金◎著

有一种境界叫

苏东坡

风云入仕 江山情重

壹



014034869

1247.53
854
V1

进退舍得 壹

有一种境界叫

苏东坡



冷成金◎著

(本书由冷成金根据同名电视剧本改编。剧本原作者：冷成金、高东峰、冷鑫)

1247.53

854
V1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Beijing United Publishing Co., Ltd.



北航

C1715142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. 1/冷成金著. —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
2014. 3

ISBN 978-7-5502-2593-0

I. ①有… II. ①冷… III. ①传记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07177号

有一种境界叫苏东坡. 1

出版统筹: 新华先锋

责任编辑: 王 巍

封面设计: 王 鑫

版式设计: 李 萌

责任校对: 李 珊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83号楼9层 100088)

北京雁林吉兆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字数266千字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 18印张

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502-2593-0

定价: 36.80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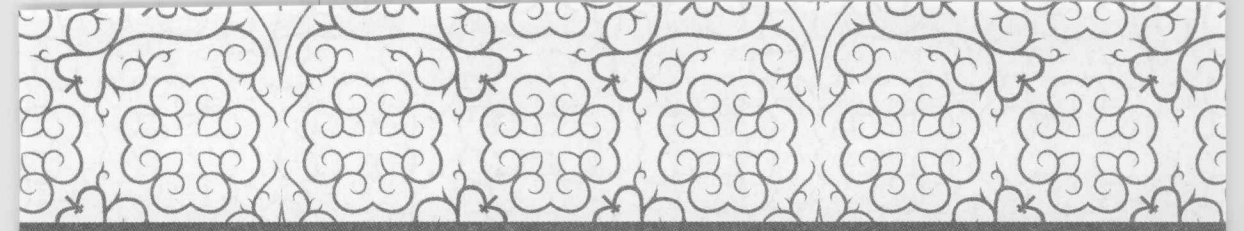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

电话: 010-88876681 010-88876682




北航

C1715142



【目 录】

- 
- 一 新婚 · 001
 - 二 离蜀 · 011
 - 三 文骂 · 017
 - 四 青萍之末 · 027
 - 五 朝堂激辩 · 037
 - 六 殿试风波 · 045
 - 七 母丧丁忧 · 058
 - 八 济民 · 069
 - 九 绝交碑 · 077
 - 十 家事国事 · 087
 - 十一 初放凤翔 · 102
 - 十二 为民 · 113

【目录】

- 十三 太守 · 127
- 十四 小莲妹妹 · 139
- 十五 敕建官户村 · 151
- 十六 求雨 · 161
- 十七 凤翔八观 · 175
- 十八 刺义勇 · 187
- 十九 离任赴京 · 197
- 二十 痛失爱侣 · 206
- 二十一 续弦 · 220
- 二十二 万言书 · 231
- 二十三 王闰之 · 242
- 二十四 王安石 · 255
- 二十五 疾风暴雨 · 270



一 新 婚

岷江犹如一股富有诗意的思绪，自北向南，缓缓地流过眉州；在眉山这个地方，轻轻地打了一个弯，仿佛怕惊扰了两岸如黛的青山，然后静静地注入长江。

当年，唐朝诗人李白就是从这里“仗剑出峡”的。那时候，李白留下了这样一句诗：“东风动百物，草木尽欲言。”

自李白离去后，三百多年过去了，转眼已是北宋仁宗至和年间。这一天，春风骀荡，草木暗长，眉山纱縠行大街上苏家大院张灯结彩，街道两旁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，他们在兴奋地议论着什么。三百年前李白的诗，好像就是为今天写的。

很快，远处两队送亲的队伍吹吹打打，从两个方向朝纱縠行大街走来。人们一下子兴奋地迎上去。

这个时候，自然是孩子们的节日，他们跟在送亲的队伍后面，不停地拍手，欢唱着儿歌：“大苏郎，小苏郎，兄弟同日入洞房。入洞房，辞爹娘，明日双双登朝堂！”

在那个年代，人们是很重视儿歌的。它可以是一种吉祥的预言，也可以是一种不祥的谶语；可以是一种祝福，也可以是一种诅咒。儿歌表达的，往往就是他们的心声。听到这样的儿歌，两支迎亲队伍的鼓乐奏得更响了，看热闹的人们也笑得更欢了。两边的轿子里，新娘子王弗和史云也不禁露出了羞涩、幸福的微笑。

在看热闹的人群中，有一个十分英武精悍的青年，显得格外兴奋。他叫巢谷，曾是苏轼、苏辙兄弟的同窗好友，后来他父亲服兵役客死他乡，母亲不久



也去世，剩下他一个人，苏家出资葬了他的父母，巢谷从此就留在苏家。平时他帮苏家干一些杂活，闲来苏轼兄弟也教他读书。苏家从来没有拿他当仆人看待，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，巢谷就是苏轼、苏辙的亲兄弟。

后来，苏洵的至交好友吴复古来访，见巢谷聪颖可爱，就收他做了徒弟，教他练习武功。巢谷有伯父苏洵和师父的疼爱，有苏轼兄弟的友情，并不觉得孤独。今天，巢谷确实应该感到高兴，不仅因为苏轼、苏辙兄弟同日娶亲，也是因为自己的师父赶回来为苏轼兄弟主持婚礼，师徒久别，今日得以重见。

巢谷像只松鼠在人群中跑来跑去，仔细地观看了两边送亲的队伍，情不自禁地拍手笑笑，然后飞快地跑回苏家大院。

这时，苏家大门里走出了吴复古、苏洵、苏辙。巢谷迎面跑来，对苏洵和吴复古一揖道：“伯父、师父，送亲的都到了！”

吴复古是当世高人，不仅学识渊博，更难得的是对世事人生都有独到之见。他好云游，又交游极广，不仅在僧、道两界大有名望，就是贤士大夫，也莫不仰慕其名。此人既出世，又入世，既洒脱佻达，又沉稳深邃。他性情率真，与苏轼兄弟脾气相投，极有缘分。这次来替苏轼兄弟主婚，既是应苏洵之邀，也是出于对苏轼兄弟的喜爱。

吴复古半嗔半笑地对苏洵说：“明允兄，我这方外之人，四处云游不定，历来不问世事，今天竟来为二位公子主婚，怕不坏了我的清修！呵呵！”苏洵历来通达不羁，对吴复古一揖道：“哎呀，道长的道行高深，哪里还分什么方内方外！吃饭睡觉是修行，为犬子主婚，自然也是修行。”

吴复古听了，十分高兴，指着苏洵对周围的人说：“呵呵，谁说明允公不会讨好人！这话就是太上老君听了，也定会高兴。不过，贫道以为，明允公这般解释修道，却不纯正！”苏洵故作惊讶地问：“哦？如何不纯？”吴复古说：“这明明是以禅解道嘛！”苏洵知道，越是与他夹缠不清，他就越是高兴，便说：“释、道本来就是一家。”吴复古听了，果然提起了兴致：“好久没有人跟我斗嘴了，今日……”

苏洵的夫人程氏在一旁看见，怕他们耽误了正事，急忙制止道：“道长，新郎都没看见，你主的什么婚啊！”吴复古急忙打住嘴，四下一看，果然不见苏

轼，着急道：“哎，怎么不见子瞻贤侄啊？”

此时喜乐声愈发地近了，苏洵却不见苏轼的身影，急忙对苏辙说：“辙儿，你哥哥呢？”苏辙茫然地摇摇头，转身问采莲：“表姑，你看见哥哥了吗？”

采莲觉得很不好意思，这些本来是该她想到的。她是苏轼、苏辙的表姑，也是他们的乳母。丈夫去世后，她就留在苏家，苏洵夫妇对她以礼相待，从来不把她当作仆人看待，采莲也把苏家当作了自己的家。今天这大喜的日子不见了新郎，她却并不着急，她知道苏轼的脾气，便对巢谷说：“你去轼儿的书房看看。”巢谷一拍脑袋：“是啊，表姑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，子瞻兄一定在书房！”采莲笑笑说：“你啊，别人娶媳妇，你先乐晕了头！”

这时，鼓乐停止了，似乎隐隐传来了争吵声。吴复古对苏洵说：“明允公静候，贫道先去看看。”说着，对身后苏家迎亲的众人说：“跟贫道走吧！”

两支送亲的队伍吹吹打打，都向纱毂行大街走来，在路口相遇，两边的吹鼓手互不相让。史云虽是弟媳，但送亲队伍先到片刻，想要走在前边。王弗的送亲队伍中有人急忙跑到前面，不让先走，两方吹鼓手争吵起来。

王弗这边有一个吹鼓手大声说：“哎，这兄弟俩娶媳妇，得讲个长幼有序吧！”史云那边也有人立即站出来说：“是啊，是啊，但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”双方吵吵嚷嚷，街上的人都围过来津津有味地看着热闹。

王弗听到争吵声，挑开轿帘，小声问伴娘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伴娘回答说：“你弟妹那边的人要先过去。”王弗未加思索，很自然地说：“那就让他们先过去嘛！”

伴娘听了，觉得小姐好不晓事，着急地说：“哎呀呀，小姐，那怎么行！这可不是小事，你没听说吗，送亲要是占了上风，一辈子占上风。路上就是碰到一头牛，也要走上首道；要不，就一辈子落下风了。”王弗微笑着：“好啦好啦，哪天你出嫁的时候，不要走正门进婆家，从屋顶上打个洞，跳下去，你就一辈子占你丈夫、公婆的上风了。”伴娘知道小姐是个非常聪明的人，自己是说不过她的，只好嗔怒道：“小姐，大家都是为了你好！”王弗静静地笑笑，小声说：“知道知道，快，让妹妹的嫁妆先走。”伴娘无可奈何地应道：“是。”

史云也听到了争吵声，问伴娘道：“什么事啊？”伴娘说：“你嫂子的嫁妆要先过去。”史云说：“那是自然。”伴娘十分着急：“小姐，那可不行。我们



路远，起了个大早，图的就是先来后到，要是让她先过去了，以后还不得一辈子受嫂子的气。”史云大方地说：“我听说嫂子可是个过目不忘的才女，大家闺秀，品行又好，怎会欺负我！快去，不可无礼，让嫂子先过去。”伴娘不情愿地说：“好吧。”

吹鼓手们还在争吵。王弗的伴娘走过来说：“别吵了，别吵了，小姐让他们先走！”众人颇感意外地“啊”了一声。王弗的伴娘没好气地说：“‘啊’什么，你们难道不知道小姐的脾气？！”就在这时，史云的伴娘也走过来，厉声说：“小姐让嫂子先过去。”领头的吹鼓手一时不明白什么意思，愣头愣脑地说：“不行不行。”史云的伴娘有些气恼，扭住了领头的吹鼓手的耳朵：“行还是不行？”那位吹鼓手被扭疼了，叫道：“哎哟，小姑奶奶，再不放手，你出嫁时没人给你吹唢呐了。”众人听了，大笑起来。

于是情形倒转过来，由刚才的相争，忽然变成了两方相互推让。就在这时，吴复古带着吹鼓手、轿夫走过来。两方的司仪急忙向前，王家司仪对史家司仪说：“接亲的来了，客随主便，对吧？”史家司仪急忙说：“正是。苏家闻名遐迩，司仪必有道理。”两个司仪迎了上去，向吴复古施礼道：“请问先生，谁该先行？”

吴复古淡淡一笑：“呵呵，兄弟如手足，岂有先后！大道如砥，安分左右。何不兄弟同行。”众人大悟：“啊，是啊，是啊。”吴复古高喊道：“接亲了——”众人将两方的轿夫、担夫换下。两支队伍在大街上并行而行，鼓乐也奏得更加高亢动听。

巢谷匆匆来到苏轼的书房，果然，苏轼正在作诗，一脸兴奋。巢谷看见他的样子，哭笑不得：“子瞻，原来你在这儿，让我们这番好找！你知道吗，你的新娘子正在门外落轿，你还有闲心在这里吟诗作赋的，伯父已经大发雷霆了！”

苏轼却不以为意，还在写着未完的诗句：“巢谷兄，我偶得妙语一二句，要全把它写下来，怕日后忘了……”巢谷已顾不上许多，抓起苏轼的胳膊就走，边走边说：“快点走吧，要不新娘子就叫人抢去了！”苏轼还想挣扎，怎奈巢谷实在力大，苏轼一个失手，新袍染上了一道墨迹。

苏家大院门口，新娘子已经到了。吴复古正在高喊：“高卷珠帘挂玉钩，香

车宝马到门头。花红利市多多赏，富贵荣华过百秋。”

按照当时的风俗，接下来就是新人下轿了，下轿之后，便是新郎以红绸带领着新娘，往正堂拜天地。可到了此时还看不见苏轼的踪影，连一向沉稳的程氏也急了。她看看采莲，采莲也有些发慌。正在这时，巢谷拉着苏轼，急急跑了过来，一边跑，还一边喊着：“来了，来了！”

采莲等人赶忙帮苏轼整理衣服，看到新衣上的墨迹，采莲向苏轼嗔怪地一笑。在她的心里，早已把苏轼、苏辙当作了自己的亲生儿子。

这时，吴复古终于放心地高喊：“下轿，新人开口接饭！”

当两位新娘子下轿之际，孩子们的欢呼声骤然高起来，看热闹的乡亲也往前挤了上来，无不啧啧赞叹。苏家在当地人缘极好，很受乡亲们爱戴，苏轼、苏辙又是有名的才子，父母们教育孩子，往往拿苏家兄弟作榜样。今日他们兄弟同日成婚，更是在乡里传为佳话。

新娘子象征性地吃了一口司仪递过的米饭，苏轼兄弟各自用红绸领着新娘，走向正堂。

那位年老的司仪似乎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，抖擞精神，朗声道：“一拜天地。二拜高堂。夫妻对拜。新人挪步过高堂，神女仙郎入洞房。花红利市多多赏，五方撒帐盛阴阳。”

在一群孩子的簇拥下，苏轼兄弟各自将新娘子领入洞房。接下来是撒帐，那是孩子们最盼望的时刻，因为不仅可以听歌儿一般的撒帐辞，还可以拣拾撒下的各色红枣、花生、栗子等。

一中年妇人高声道：新人坐床。

撒帐啰——

撒帐东，画堂日日是春风。

撒帐西，嫦娥画眉桂带枝。

撒帐南，好合情怀乐且耽。

撒帐北，芙蓉帐暖春宵美。

撒帐上，交颈鸳鸯成两两。

撒帐中，神女红云下巫峰。



撒帐下，来岁生男定声价。

撒帐前，文箫今遇彩鸾仙。

撒帐后，夫妇和谐长保守。

撒帐啰——

苏家后院，高朋满座。眉州知州吴同升携夫人前来赴宴，苏轼兄弟敬罢酒，吴同升问道：“明允兄，小弟有一事不明，不知可否相问？”苏洵谦逊地说：“大人有话请讲，在下自当知无不言。”吴同升急忙摆摆手：“明允兄万不要这样客气，我这个官，说不定哪天还要你二位公子照顾！小弟不明白的是，二位公子都是大才，此次大比定然高中，为何要公子成婚后再进京赶考？若是能招赘在帝王将相之家，岂不美哉！莫非明允公另有高见？”苏洵微微一笑，道：“高见不敢，只是在下常常留意这朝廷之事。如今朝廷清议成风，党争将成，若真是招赘入达官贵人人家，必会成为清议的对象，若想为国效力，怕是难了。”吴同升站起一揖，道：“小弟佩服！佩服！古人说，爱子孙，要为之计深远，明允兄不仅为子孙计深远，更为我大宋计深远！有这样的父亲，方能教出这样的儿子。真我大宋之福也。来，愚弟敬你一杯！”

苏轼兄弟已有些醉意，他们要各归洞房。苏轼好酒，但其量甚浅，终生未有长进，实乃一大憾事。苏轼来到自己的洞房外，巢谷搀扶着他，巢谷说：“新娘一定很漂亮！”苏轼醉醺醺地说：“巢谷兄，我俩车马衣服皆可共之，唯妻子不可！”巢谷仍是坚持：“我就是看看而已。”苏轼说：“看也不许。”巢谷诡秘地一笑。

来到门前，苏轼推门欲入，伴娘伸手拦住：“新郎留步，新娘说了，要想进洞房，先对出新娘的对联。”苏轼一惊，酒有些醒了，诧异地问：“这么多规矩？”巢谷抿嘴偷乐：“子瞻，今天晚上我可长见识了。”

伴娘道：“听着，‘月圆花好红灯照’。”巢谷说：“此时此刻，出这样的对联，足见嫂子学识不凡。”苏轼微一思忖，道：“有了！‘风扁竹长紫气飘’。”巢谷拍手道：“好，月圆花好，说得是新婚之夜良辰美景；风扁竹长，说的是轻风入竹林，如琴瑟相和，夫妻相得。好，真好！”

苏轼笑了，推门欲进。伴娘再次伸手拦住道：“别急，还有第二联。听好

了，‘水仙子持碧玉簪，风前吹出声声慢’。”巢谷“哟”了一声，说：“新郎官，水仙子、碧玉簪、声声慢，嫂子连出了三个词牌名组成上联。你呀，必须用三个词牌名才能答出下联。看来嫂子是要难为一下你了。”苏轼笑着说道：“这一联比上一联容易。听着：虞美人穿红绣鞋，月下引来步步娇。怎么样？”说着就要进洞房。

伴娘急忙阻止：“哎，等等，还有第三联！”说着，进入房中，关上房门。苏轼无奈地说：“还有第三联？看来我今夜，只能独眠了！”

新房内，伴娘对王弗说：“小姐，莫把姑爷给真的难倒了！”王弗遮着红盖头，淡淡一笑，说：“看他是不是徒有虚名，快去出第三联。”伴娘只好打开房门，说：“先生听着，最后的一联是‘天作棋盘星作子，日月争光’。”苏轼、巢谷听罢，都为之一惊。

巢谷一拍手说：“好联，大有男子气概。你夫妻要如日月争光了。”说着，调皮地看着苏轼，“只是不知你夫妻二人谁是棋盘，谁是棋子！”苏轼踱步，喃喃自语道：“呵呵，这本不难对，可要对出夫妻情味来，却是有些难了。”苏轼在门外徘徊，而王弗也在屋里焦急地期盼，生怕丈夫对不出来。

巢谷看着苏轼，有些着急地说：“你们哪是新婚之夜，倒像是夫妻打架！”苏轼一怔，恍然道：“打架！对，就是打架。我对‘雷为战鼓电为旗，风云际会’。”巢谷高兴地跳了起来：“真乃绝对也！”

另一边，苏辙兴冲冲地走到门外，刚要开门，发现门被两只锁形的东西锁着。略一摆弄，见锁鼻长而弯曲，构成了一个连环套，明明有缺口，可就是难以将两只锁鼻脱开。伴娘在一旁看着，偷偷地发笑。苏辙思索着，踱着步，自言自语道：“奇怪啊。”丫鬟说：“我家小姐说了，打开这把锁，方能入洞房。”苏辙憨憨地问：“要是打不开呢？”丫鬟说：“那……就休想入洞房。”苏辙说：“没有钥匙啊！”丫鬟扑哧一笑：“用钥匙开锁，不算能耐！”苏辙不解地问：“娘子为何要出这题目考我啊？”伴娘思忖了片刻，说：“我猜是要用锁把先生锁住吧！”苏辙沉思了半天，终于将锁鼻构成的连环套解开，丫鬟“啊”地惊叹一声。

苏辙推门而入，史云刚要站起躲避，苏辙迅速用连环套把门锁上：“夫人，你这是锁住了你自己了！”史云嚶嚶而语：“夫君，是锁住了我们俩！”苏辙一



惊，“哦”了一声，觉得有佳语成兆之象。果真，后来二人白头偕老。

这边，王弗在屋内听到苏轼对上了下联，心中大喜，忙双手合十祷告。苏轼昂首进入，巢谷紧随其后，伴娘惊呼道：“哎，哎，你怎么也进来了！”说着，把他推出门去。巢谷装作不介意地说：“真小气。”

苏轼有些醉态，来到桌前，望着桌子上的挑捧，迟疑了一下，然后抓起，来到新娘床前：“娘子，为夫可要挑盖头了？”王弗没有吱声。苏轼微微一笑，道：“巫山一片云，云遮是何人？”王弗嚶嚶而对：“楚国万里路，路逢乃仙君。”听了王弗的下联，苏轼想起了与王弗的两次相逢。

去年的上元节，灯市如昼，苏轼兄弟也来赏灯。各色灯谜吸引了不少游人，这时，只听一个丫鬟模样的女子说：“小姐，你看这个，是打一个词牌的。”那位小姐打扮的女子慢慢地说：“春色满园关不住。啊，我知道了，是出墙花。”丫鬟说：“小姐的学问真好。”那女子笑道：“小丫头，学会讨好人了。”丫鬟嘟嘟囔囔地说：“小姐冤枉人，谁不知道你是才女。”王弗羞涩地说：“什么才女，好不羞人。”

苏轼兄弟本无心听她们多说，却听那丫鬟说：“小姐你看，这个怕是难猜。”苏轼兄弟转过身来，想看看是什么灯谜，只听那女子轻声说：“‘若要占天时，须得有人和。’孟子曰，‘天时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’……”苏辙听了，觉得难猜，对苏轼说：“若要占天时，须得有人和。哥哥，这谜底是什么？”苏轼用手一比划，当即猜出了谜底，说：“是二。”

那女子听到了苏轼的话，但又不解，用手指在空中比划着，她猛然醒悟，说：“‘二’‘人’相和，正是‘天’字啊！”这时，苏辙也已明白，拍手叫好。那女子抬起头，正看见苏轼兄弟，有些不好意思，急忙扭头对丫鬟说：“咱们走吧。”

苏轼兄弟都觉得这女子不仅美貌多才，而且大有温婉之致。苏轼不禁向二人的背影看去，点着头说：“以圣贤之语入灯谜，实在难得！”苏辙似乎看穿了哥哥的心思，调皮地说：“呵呵，岂止难得，更是天赐良缘啊！哥哥你说，这‘二人相和’是什么意思？”苏轼反问：“你说是什么？”苏辙说：“是夫妻之道。哥哥今日为小姐猜得这灯谜，日后定能与她结为夫妻。”苏轼没有想到一向敦厚



的弟弟竟会说出如此话来，一时竟有些呆住了。

另一次与王弗相逢，是在眉州青神中岩寺。这座寺庙背靠青山，西临岷江，景致十分清幽，苏轼兄弟曾在这里读书。

这一天，王弗的父亲、进士王方带着家眷从中岩寺出来，一老僧相陪。王弗说：“父亲，这次游览中岩寺，一定要给那池子取个好名字，那些鱼儿只要听到人拍手就游过来，太可爱了。”苏轼、苏辙闲来游春，也正往中岩寺走，迎面路过，恰好听见王弗的话，苏轼与王弗四目相对，都吃了一惊。王弗羞涩地避开苏轼的目光。苏轼、苏辙随王方一行人来到鱼池旁，见那里挤满了围观的青年人。

王方向周围一揖：“诸位，这池子在我家的田亩之中，池中的鱼儿只要听到有人拍手就游过来，甚是灵异。但这池子历来无名，诸位风雅，不知可否赐名！”

一个长相俊雅的书生摇头晃脑地说：“听说王家小姐是位才女，何不让小姐取名！”另一书生趁机起哄：“莫不是要题名招亲吧！”依宋时的风俗，这类言语倒也不算无礼。王弗也大方，只是羞涩地一笑。王方说：“在下是真的想为这池子题名。”

最先说话的书生率尔应道：“我说呢，不如题作‘叫鱼池’。”众人听了，轰然大笑。那个起哄的书生说：“哎，兄台不雅，依小弟看，不如叫作‘看鱼池’！”又一书生出来打趣说：“既然一拍手这鱼儿就过来，不如就叫‘拍鱼池’。”众人哄笑，另一个书生走上前，森然道：“以在下看，不如叫作‘戏鱼池’。”王方似有赞许之意。

这时苏轼站了出来，朗声道：“何不叫作‘唤鱼池’！”王弗一惊，偷偷向苏轼看去。众人也恍然大悟，低声议论称是。王方大喜，认为此题甚好，上前请教苏轼姓名。苏轼一揖，说：“不敢，学生苏轼，还请前辈指教。”王方稍一迟疑，问道：“啊，那阁下是否认识苏洵苏明允啊？”苏轼说：“那是家父。您认识家父？”王方笑道：“曾经同年赶考。怪不得呢。苏公子能否一并题名？”苏轼说：“那小侄就唐突了。”老僧吩咐小和尚送上笔墨，苏轼在岩石上题写了“唤鱼池”三个大字。

想到这里，苏轼把盖头全部挑开。十六岁的王弗光彩照人，一身大家闺秀



的气派。苏轼弯腰细观，王弗羞红了脸，低下了头。苏轼仍凝神端看王弗。

王弗羞涩地说：“相公如此看人，羞煞人了。”苏轼笑道：“人云：楼上观山，城头观雪，灯前观月，舟中观霞，月下观美人，是为会观。殊不知红烛之下观新娘别是一番情景。”王弗笑道：“青春易老，花容易褪，不知那时，夫君又当如何？”苏轼道：“所谓‘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’，姻缘前定，岂是人力可为！”苏轼本是无心之语，但王弗一愣，觉得新婚之夜自己不该引丈夫说这些没来由的话，心中隐隐感到不安。

王弗德、才、貌俱全，或许是天妒红颜，王弗后来早逝，终未能与苏轼白头偕老，此似为讖语。

王弗眼睛里掠过一丝惶恐，苏轼没有察觉。王弗缓缓倚在苏轼身边，任丈夫轻轻取冠……

苏轼问：“弗儿，为夫有一事不明。”王弗说：“夫君如此聪明，还有何事不明？”苏轼道：“岳父大人第一次来我家时，是倒骑毛驴的。不知岳父大人为何喜欢倒骑毛驴？”王弗微微一笑：“向后看，因为只有发生过的事情才是真的。”苏轼笑道：“妙哉，妙哉。不过那头驴，定非泛泛之物，必是驴中之精。”王弗笑道：“我父亲到你家提亲时，那头驴不用鞭策，自己就径直而来。”苏轼大笑：“如此说来，我们也该为那头驴子记一功了！”

这时，不知何时躲进屋的巢谷实在憋不住了，哈哈大笑起来，从床底爬出，把苏轼夫妇吓了一跳。

“哎呀！”王弗羞得双手捂脸。苏轼哭笑不得：“巢谷兄，你何时钻到了我的床下？”巢谷大笑着朝外走去。苏轼不放心，又弯腰向床下看去。巢谷回头笑道：“放心，床底下没人了。”苏轼这才有些后怕，惊道：“天哪！要不是说驴的事，他还在床下呢！”

王弗和史云卧房灯光相继熄灭。眉山的月，今夜似乎格外明亮。

二 离 蜀

嘉祐二年(公元1057年),汴京皇宫文德殿内,仁宗临朝,专门讨论此次大比的主考官问题。平心而论,仁宗不是个坏皇帝,只是大宋积贫积弱已久,想中兴大宋,谈何容易!早在庆历年间,仁宗就曾实行“庆历新政”,怎奈触犯了权贵的利益,再加上仁宗的性格也过于宽仁,那些新政条款就难以落实,最终新政无疾而终。后来,仁宗体弱多病,年老无子,终于放弃了改革的打算。但他知道,冗兵、冗官制度不改革,大宋终将不能振兴。因此,他还是要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,比如改革文风,比如为后继者选才……

仁宗扫了一眼殿下,见韩琦、欧阳修等大臣都在。仁宗问道:“韩卿家,春闱大比将近,主考官的人选因何迟迟未能呈报上来?”韩琦是宰相,为人忠直,令人敬畏,但有时又偏于保守,往往循规蹈矩。对于这些,仁宗知道得很清楚,但又有什么办法呢?皇帝就能事事遂心吗?

韩琦缓缓奏道:“回禀陛下,这次的主考官人选,臣思量再三,在欧阳修和王珪二人之中实难以取舍,故不敢贸然举荐。”

这样的回答是仁宗早就料到的,仁宗说:“能选出此二人,倒也难为你了。王珪是历届会试的主考,欧阳修则堪称我朝文宗。欧阳修,王珪,你们自己说说,朕该让谁担此重任?”

欧阳修是个率性之人,首先站出来说:“回禀陛下。古人云,谦谦君子,卑以自牧也。主考官一事臣该当谦卑自守,礼让他人才是。只因韩琦大人说出王珪来,臣才不得不毛遂自荐。”仁宗有些乐了,笑道:“听你这话的意思,你是让给谁,也不会让给王珪了?”欧阳修说:“正是!陛下,王珪大人主持往年科



考，太学生几乎占尽皇榜。礼部会试已俨然成为太学院的会试，而非天下士子的会试。”仁宗微微吃惊：“哦，有这等事？”

王珪的性格不易琢磨，他似乎没有什么固定的主张，总是相机而动，态度也往往是不卑不亢。他不慌不忙地出班奏道：“回禀陛下。太学院所教授的太学体，乃御制应试文体。因而太学生在科举中容易夺魁，也是有的。”欧阳修直言反驳道：“陛下，天下之学者非一家，其为道虽同，言语文章，未尝相似。又何必拘泥于太学体，而使得天下之才不能尽收于陛下囊中。”仁宗说：“王珪，果然如此，你就误了朕的选才大典。”王珪这次有些着急：“陛下明察，微臣也是遵循祖制，不敢动辄改弦易张，恐怕动摇了国之根本。”遵循祖制，这是王珪常常拿来自卫的法宝，也是朝廷中很多大臣的法宝。

仁宗对此却不以为然：“可祖制也说不得以出身论短长，不能因出身有所偏废。你遵循了吗？”王珪发现皇上并不站在自己这边了，赶忙改口说：“臣惶恐！臣知罪！”

仁宗思忖了片刻，似乎下了决心，说：“今年礼部会试，朕准欧阳修知贡举，王珪、范镇同为考官。文备众体，才取八方。欧阳修，朕盼着本朝文风从此焕然一新。”在一片“吾皇万岁万万岁”的祝贺声中，仁宗退朝。

就在朝廷筹备科考大事的时候，四川眉山的苏家也在作着准备。

苏轼兄弟新婚的第二天清晨，采莲表姑来到苏辙房外，轻轻地敲着门：“二少爷、二少奶奶，快起来拜见公婆了。”苏辙夫妇慌忙穿好衣服。采莲刚要离去，史云追了出来，鞠躬说：“表姑，以后千万不要叫什么少奶奶，你是我们的表姑，我们是晚辈。”对于这些，采莲早已习惯了，她轻轻一笑：“家有家规，该怎么叫，我自己心里有数的。你赶快洗漱吧。”史云看着采莲离去的身影，第一次体会到了苏家人的“执拗”。

在苏家的走廊里，苏轼和王弗正站在厅外等着苏辙、史云。苏辙牵着史云的手，慌张地走来。苏辙说：“见过嫂嫂。让哥哥嫂嫂久等了。”史云红着脸，好像见了哥哥嫂嫂害羞似的。苏辙倒颇为放达，对她说：“哎，人生之快，莫过洞房花烛。有什么可羞的呢？”史云嗔怪地看了苏辙一眼。王弗上前，拉着不好意思的史云：“妹妹，我们还是赶快去拜望公婆吧，莫再耽搁了。”

苏家正堂，父亲苏洵和母亲程氏端坐堂前，吴复古坐在一旁。苏轼四人一